

經、以為業行、誦心經之音、甚微妙、為諸道俗所愛樂也、聖武天皇御世、是優婆夷、夜寢、不病卒爾而死、到閻羅王所、時王見之、而起立床、敷褥居之、語曰、傳聆、能誦心經、我欲聽聲、暫頃請耳、願誦聞之、即誦、王聞隨喜、從坐而起、長跪拜曰、貴哉、当如聞有、逕之三日、告今過還、自王宮出、門有三人、著黃衣、值優婆夷、而歡喜曰、唯暫所覲、比頃不瞬、故吾恋思、何偶今逢、往矣速還、我從今日、經于三日、諾樂京東市中必逢、別還、纔見更甦之也、至三日期、猶故欲往京之東市、往居市中、而終日待、々人不來、但賤人、從市東之門、而入市中、売經銜壳、以告之言、誰經買乎、優婆夷前、遮歷而過、從市西門、而出往也、優婆夷、欲買彼經、遣使而還、開經見之、彼優婆夷、昔時奉寫梵網經二卷心經一卷也、未供而失、逕之多年、求諸不得、心內歡喜、知盜經人、猶忍問經、直欲幾何、答、別卷直欲錢五百文、隨乞而買、於是乃知、逢期三人者、今即是經三卷也、設公講說、增信因果、慙懃誦持、晝夜不休息、噫呼奇哉、如涅槃經云、若見有人、修行善者、名見天人、修行惡者、名見地獄者、其斯謂之矣、

依惡夢至誠心使誦經示奇表得全命緣第廿

大和国添上郡山村里、有一長母、姓名未詳也、彼母有女、嫁生二子、賀官遣県主宰、因率妻子、至所任国、經歲余也、但妻之母、留土守家、儻為女夢見惡瑞相、即驚恐念、為女誦經、而依貧家、不得敢之、不勝心念、脫自著衣、洗淨擎以為奉

5 請(国)一ナシ

6 逢(国)一達

7 經(国)一ナシ

8 卷(国)一養

9 人一ナシ

誦經、然凶夢相、復猶重現、母增心恐、復脫著裳、淨洒以為如先誦經、女在任原国司館、所生子遊館庭中、母居屋裏、二子見有七僧、坐乎屋上、而誦經也、二子曰、母言、屋上在七軀法師、而誦經矣、過出応見、彼誦經音、如蜂集鳴、母聞之怪、起後屋出、即当居処之壁仆也、亦七法師、忽然不見、女大恐怪、自内心念、天地助吾、不任於壁、後守家母、遣使到問、陳凶夢狀、伝誦經事、女聞母伝狀、大怖通心、增信三宝、乃知、誦經之力、三宝護念也、

攝神王躡放光示奇表得現報緣第廿一

諾樂京東山、有二寺、号曰金鷲、々々優婆塞、住斯山寺、故以為字、今成東大寺、未造大寺時、聖武天皇御世、金鷲行者、常住修道、其山寺居一執金剛神攝像矣、行者神王躡繫繩引之願、晝夜不憩、時從躡放光、至于皇殿、天皇驚怪、遣使看之、勅信尋光至寺、見有優婆塞、引於繫彼神躡之繩、礼仏悔過、信視過還、以狀奏之、召行者、詔、欲求何事、答曰、欲出家修學佛法、勅許得度、金鷲為名、譽彼行、供四事無乏、時世之人、美讚其行、称金鷲菩薩矣、彼放光之執金剛神像、今東大寺於羅索堂北戸而立也、贊曰、善哉金鷲行者、信燈擯東春、熟火炬西秋、躡光扶感火、人皇慎驗瑞、誠知、願無不得者、其斯謂之矣、

1 攝(王)一撰

2 奉(寒)

3 行(国)一以行

4 繫(国)一繫

5 光(国)一先

6 繫(国)一繫

7 扶(国)一快

8 之(国)一ナシ